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宋代历史演义

(三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目 录

第三十七回	摇 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	员
第三十八回	摇 弃边城抚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闲游	怨
第三十九回	摇 借父威竖子成名 逞兵谋番渠被虏	愿
第四十回	摇 流民图为国请命 分水岭割地界辽	愿
第四十一回	摇 奉使命率军征交趾 蒙慈恩减罪谪黄州	獠
第四十二回	摇 伐西夏李宪丧师 城永乐徐禧陷歿	猿
第四十三回	摇 立幼主高后垂帘 拜首相温公殉国	缘
第四十四回	摇 分三党廷臣构衅 备六礼册后正仪	远
第四十五回	摇 嘱后事贤后升遐 绍先朝奸臣煽祸	愿
第四十六回	摇 宠妾废妻皇纲倒置 崇邪黜正党狱迭兴	苑
第四十七回	摇 拓边防谋定制胜 窃后位喜极生悲	愿

第四十八回	摇	承兄祚初政清明 信谗言再用奸慝	怨源
第四十九回	摇	端礼门立碑诬正士 河湟路遣将复西蕃	夙猿
第五十回	摇	应供奉朱勳承差 得奥援蔡京复相	夙圆
第五十一回	摇	巧排挤毒死辅臣 喜招徕载归异族	夙园
第五十二回	摇	信道教诡说遇天神 筑离宫微行探春色	夙愿
第五十三回	摇	挟妓纵欢歌楼被泽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	夙远

第三十七回 摇摇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

摇摇却说苏辙系安石引用,在三司条例司中,检详文字。安石欲行青苗法,为辙所阻,数旬不言。嗣由京东转运使王广渊,上言农民播种,各苦无资,富家得乘急贷钱,要求厚利,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,贷民取息,岁可获利二十五万。安石览到此文,不禁喜跃道:“这便是青苗法呢,奈何不可行?”遂亟召广渊入都,与商青苗法。广渊一口赞成。安石乃奏请颁行,先从河北、京东、淮南三路开办,逐渐推广。有旨报可,自是从前常平通惠仓遗制,尽行变更。苏辙仍力持前说,再三劝阻,又与吕惠卿论多不合。惠卿遂进谗安石,谓辙有意阻挠。安石大怒,欲加辙罪,还是陈升之从旁劝解,乃罢辙为河南府推官。安石复荐惠卿为太子中允,崇政殿说书。司马光谓:“惠卿俭巧,心术不正,安石误信惠卿,因致负谤中外,如何可以重用?”神宗不从,竟依安石所请。首相富弼见神宗信任安石,料想不能与争,托病求去,乃出判亳州,擢陈升之同平章事。

升之就职后,神宗问司马光道:“近相升之,外议如何?”光对道:“闽人狡险,楚人轻易,今二相皆闽人,二参政皆楚人,他日援引亲朋,充塞朝堂,哪里能培厚风俗呢?”神宗道:“升之颇有才智,晓畅民政。”光又道:“才智非不可用,但必须旁有正士,隐为监制,方能无患。”神宗又问及王安石,光答道:“外人言安石奸邪,未免过毁,但他性太执拗,不明事理,这也是一大病呢。”神宗始终不听。

陈升之既经入相,颇欲笼络众望,请罢免三司条例司。安石以为负己,又同他争论起来。升之称疾乞假,安石遂引枢密

副使韩绛,制置三司条例。安石每奏事,绛亦随入。常奏称安石所陈、无不可用,安石大得臂助。绛复上言:“青苗法便民,民间多愿贷用,乞遍下诸路转运使施行!”于是诏置诸路提举官,执掌贷收事件。提举官多方迎合,以多贷青苗钱为功,不论贫富,随户支配。又令贫富相兼,十人为保首。王广渊在京东,分民户为五等,上等户硬贷钱十五千,下等户硬贷钱一千,到限不还,即着悍吏敲比征呼,民间骚然。广渊入奏,反说百姓欢呼感德。谏官李常,御史程颢,劾论广渊强为抑配,掊克百姓,神宗不报。河北转运使刘庠,不放青苗钱,奏称百姓不愿借贷,神宗又不报。安石反恨恨道:“广渊力行新法,偏遭弹劾,刘庠欲坏新法,不闻加罪,朝事如此,尚可望富强么?”横渠人张载,与河南程颢、程颐兄弟,素相友善,平居共谈道学,归本六经。及出为邑宰,不假刑威,专务敦本善俗,民化一新。御史中丞吕公著,登诸荐牍,当由神宗召见,问以治道。载对道:“为政必法三代,否则终成小道呢。”时安石方倡言古道,神宗亦有心复古,听了此言,还道张载亦安石一流,即留他在朝,命为崇文院校书。哪知张载所说的古法,与安石不同。他见安石托古病民,料难致治,竟称疾辞去。

前参政张方平,服阙还朝,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,安石以方平异己,极力排挤,因出知陈州。及陞辞,极言新法弊害,神宗亦恍然动容,随即召为宣徽北院使。又事事受安石牵制,坚请外调,乃复出判应天府。时已熙宁三年了。河北安抚使韩琦,忽上疏请罢青苗法,略云:

摇摇臣准散青苗,诏书务在惠小民,不使兼并乘急,以邀倍息,而公家无所利其入。今所列条约,乃自乡

户一等而下,皆立借钱贯数,三等而下,更许皆借。且乡户上等,并坊郭有物业者,乃从来兼并之家,今令借钱一千,纳一千三百,是官自放钱取息,与初诏相违。又条约虽禁抑勒,然不抑勒,则上户必不愿请,下户虽或愿请,请时甚易,纳时甚难,将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。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,自然国用不乏,何必使兴利之臣,纷纷四行,以致远迩之疑哉?乞罢诸路提举官,第委提刑点狱,依常平旧法施行!

神宗览到琦疏,亦稍有所悟,便将原疏藏在袖中,出御便殿,召辅臣等入议。曾公亮先入,神宗即从袖中,取出琦疏,递示公亮道:“琦真忠臣,虽在外不忘王室。朕始谓青苗等法,可以利民,不料害民如此。且坊郭间何有青苗,乃亦强令借贷呢?”说至此,忽有一人趋进道:“如果从民所欲,虽坊郭亦属何害?”神宗命曾公亮递示原疏,安石略略一瞧,不禁勃然道:“似汉朝的桑弘羊,括取天下货财,供奉人主私用,乃可谓兴利之臣。今陛下修周公遗法,抑兼并,赈贫弱,并不是剥民自奉,如何以是兴利之臣呢?”神宗终以琦说为疑,沉吟不答。安石趋出,神宗乃谕辅臣道:“青苗法既不便行,不如飭令罢免。”公亮道:“待臣仔细访查,果不可行,罢免为是。”神宗允准,公亮等方才退出。安石即上章称病,连日不朝。神宗乃命司马光草答琦诏,内有士夫沸腾,黎民骚动等语。安石闻知,上章自辩,神宗又转了一念,似觉薄待安石,过不下去,乃巽辞婉谢,且命吕惠卿劝使任事。安石仍卧疾不出,神宗语赵抃道:“朕闻青苗法多害少利,才拟罢免,并非与安石有嫌,他如何不肯视事?”赵抃道:“新法都安石所创,待他销假,再与妥

议,罢免未迟。”韩绛道:“圣如仲尼,贤如子产,初入为政,尚且谤议纷兴,何怪安石?陛下如果决行新法,非留用安石不可!安石若留,臣料亦先谤后诵呢。”这一席话,又把神宗罢免青苗的意思,尽行丢去,仍敦促安石入朝。一面遣副都知张若水,押班蓝元振,出访民情。哪知这两人早受安石贿托,回宫复命,只说是民情称便。神宗益深信不疑,竟将琦奏付条例司,命曾布疏驳,刊石颁示天下。安石乃入朝叩谢,由神宗温词慰勉。安石自此执行新政,比前益坚。

文彦博看不过去,入朝面奏,力陈青苗害民。神宗道:“朕已遣二中使亲回民间,均云甚便,卿奈何亦有此言?”彦博道:“韩琦三朝宰相,陛下不信,乃信二宦官么?”神宗不觉变色,但因彦博系先朝宗臣,不忍面斥,惟有以色相示。彦博知言不见听,亦即辞出。韩琦闻原奏被驳,复连疏申辩,且言安石妄引周礼,荧惑上听,终不见答。琦遂请解河北安抚使,止领大名府一路。这疏一上,却立邀批准了。嗣是知审官院孙觉,因指斥青苗法,被贬知广德军,御史中丞吕公著,亦因言新法不便,被贬知颍州。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,推荐司马光、韩维、吕公著、范纯仁、苏轼等人,见忤安石,出知陈州。参政赵抃,自悔前时主持不力,致复行青苗法,上章劾论安石,并求去位,亦出知杭州。参政一缺,即命韩绛继任。那时又来了一个护法么么,姓李名定,曾为秀州判官,居然因附会安石,得擢为监察御史里行。定为安石弟子,自秀州被召,入京遇右正言李常。常问道:“君从南方来,民谓青苗法如何?”定答道:“民皆称便。”常愕然道:“果真么?举朝方争论是事,君勿为此言。”定与常别,即去谒见安石,且禀白道:“青苗法很是便民,如何京师传言不便?”安石喜道:“这便叫作无理取闹

呢。改日入对 ,你需要明白上陈。”定唯唯遵命。安石即荐定可用 ,神宗即召定入问 ,定历言新法可行。及询至青苗法 ,定尤说得远近讴歌 ,輿情悉洽。神宗大悦 ,即命定知谏院 ,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 ,选人未闻为谏官 ,应请改命 ,乃拜监察御史里行。知制诰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谓 :“定不由铨考 ,擢授朝列 ,不缘御史 ,荐置宪台 ,朝廷虽急欲用才 ,破格特赏 ,但紊乱成规 ,所益似小 ,所损实大。”遂封还制书。经神宗诏谕再三 ,颂等仍执奏不已。安石劾他累格诏命 ,目无君上 ,遂坐罪落职 ,时人称为熙宁三舍人。

未几 ,有监察御史陈荐劾定 ,说他为泾县主簿时 ,闻母仇氏丧 ,匿不为服 ,应声罪贬斥。定上书自辩 ,谓 :“实不知由仇氏所生 ,所以疑不敢服。”看官阅到此处 ,恐不能不下一疑问 ,定出应仕籍 ,并非三五岁的小孩儿 ,况他父名问 ,也曾做过国子博士 ,定并非生自空桑 ,难道连自己的生母 ,都未晓得么 ?说来也有一段隐情。仇氏初嫁民间 ,生子为浮屠 ,释名了元 ,相传是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。后仇氏复为李问妾 ,生下一子 ,就是李定。寻又出嫁郤氏 ,生子蔡奴 ,工传神。定因生母改嫁 ,不愿再认 ,因此仇氏病死 ,他未尝持服。偏被陈荐寻出瑕疵 ,将他弹劾 ,他只好含糊解说 ,自陈无辜。安石谊笃师生 ,极力庇护 ,反斥荐捕风捉影 ,劾免荐官 ,改任定为崇政殿说书。监察御史林旦、薛昌朝、范肯复上言 :“定既不孝 ,怎可居劝讲地位 ?”并交论安石袒徒罪状。安石又入奏神宗 ,说他朋串为奸 ,应加惩处。神宗此时 ,已是百依百顺 ,但教安石如何说法 ,当即准行 ,林旦等又复落职 ,言路未免哗然。定也觉不安 ,自请解职 ,乃改授检正中书吏房 ,直舍人院。

宋室旧制 ,文选属审官院 ,武选属枢密院 ,安石又创出一

篇议论,分审官为东西院,东主文,西主武。看官道他何意?原来文彦博正主枢密,与安石不合,安石欲夺他政权,所以想出此法。神宗依议施行,彦博入奏道:“审官院兼选文武,枢密院还有何用?臣无从与武臣相接,不能妄加委任,陛下不如令臣归休罢!”神宗虽慰留彦博,但审官院分选如故。知谏院胡宗愈,力驳分选,且言李定非才,有诏斥宗愈内伏奸意,中伤善良,竟贬为通判真州。会京兆守钱明逸,报闻知广德军朱寿昌,弃官寻母,竟得迎归。有“孝行可嘉,亟待旌扬”等语。寿昌,扬州人,父名巽,曾为京兆守,巽妾刘氏,生寿昌,年仅三岁,刘氏被出,改适党氏。至寿昌年长,父巽病亡,他日夕思母,四处访求,终不可得。寿昌累知各州县,除办公外,辄委吏役探听生母消息,又遍贻同僚书函,托访母刘氏住址。不意愈久愈杳,越访越穷,他竟摒绝酒肉,戒除嗜欲,甚至用浮屠言,灼背烧顶,刺血书佛经,誓诸神明,得母方休。熙宁初年,授知广德军,他莅任数月,竟太息道:“年已五十,尚未得见生母,如何为人?古人说得好:‘求忠臣于孝子之门。’孝且未尽,怎好言忠?罢罢!我宁舍一官,再往寻母,好歹总要得一确音。万一我母西归,就使森罗殿上,我也要去探觅哩。”随即辞职,并与家人诀别道:“我此行若不见母,我亦不回来了。”家人挽留不住,他竟背着行囊,飘然径去。在途跋山涉水,触暑冒寒,也顾不得甚么辛苦,只是沿途探问,悉心侦察,好容易行入关中,到了同州,复逐村挨户的查问过去。恰巧有一老妇人,倚门立着,他竟向问刘母下落。那老妇却似有所晓,便令寿昌入内,盘问底细。寿昌一一陈明,老妇不禁流泪道:“据你说来,你便是朱巽子寿昌么?”当下将自己如何被逐,后来如何改嫁,也说明情由。寿昌听了数语,已知情迹相符,遂不待辞毕,

倒身下拜道：“我的母亲，想煞儿了！”老妇亦对着寿昌，抱头同哭。哭了一会，又由寿昌自述寻母始末，更不禁破涕为笑。老妇道：“我已七十多岁了，你亦五十有零，谁料母子尚得重逢？想是你至诚格天，因得如此哩。”言毕，复召入壮丁数人，与寿昌相见。这几个壮丁，乃是刘适党氏后，所生数子。寿昌问明来历，即以兄弟礼相待，大家暄叙一场。当由党氏家内，草草的备了酒肴，畅饮尽欢。越两日，寿昌即将老母刘氏，及党氏数子，悉数迎归。事闻于朝，一班老成正士，均说他孝行卓绝，须破格赐旌。奈王安石回护李定，不得不阻抑朱寿昌，仍请诸神宗，令还就原官。寿昌以养母故，求通判河中府，总算照准。士大夫作诗相赠，极为赞美。监官告院苏轼，亦赠寿昌诗，并有诗序一篇，阳誉寿昌，阴斥李定。定见诗及序，大加恚恨，后来遂有诬轼等事。寿昌判河中数年，母歿居忧，终日哭泣，几乎丧明。既丧，有白鸟集于墓上，时人以为孝思所致。小子有诗咏道：

人生百行孝为先，寻母何辞路万千。

留得一编《孝义传》，好教后世仰前贤。

寿昌仕至中散大夫而终。《宋史》列入《孝义传》，这且不必絮述。下回接入朝事，请看官续阅下文。

摇摇青苗法非必不可行，弊在立法未善耳。春贷秋还，本钱一千，须加息三百，利率何其重耶？愿借者固贷与之，不愿借者亦强令贷钱，勒派何其苛耶？坊郭本无青苗，乃亦放钱取息，是更名实未符，第借此

以括民财而已。韩琦上疏，几已感格君心，乃复为邪党所误，韩絳等不足责，赵抃亦与有过焉。安石坚僻自是，顺己者虽奸亦忠，逆己者虽忠亦奸。不孝如李定，且始终回护之，矧在他人？惟既生李定，复生朱寿昌，造化小儿，恰亦故使同时，俾其互相比例，是得毋巧于撮弄欤？本回于韩琦奏牍，特行提叙，于朱寿昌行谊，又特行表明，劝忠教孝，寓有微忱，匪特就史述史已也。

第三十八回 摇摇弃边城抚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闲游

摇摇却说监察御史程颢，系河南人，与弟颐皆究心圣学，以修齐治平为要旨。颢尝举进士，任晋城令，教民孝悌忠信，民爱戴如父母，后入京为著作佐郎，吕公著复荐为御史。神宗素闻颢名，屡次召见。颢前后进对甚多，大要在正心窒欲，求言育才，神宗亦尝俯躬相答。至新法迭兴，颢屡言不便，请罢青苗钱利息，及汰去提举官等。安石虽怀怒意，但颇敬他为人，不欲遽发。颢忍无可忍，复上疏极言，略云：

摇摇臣闻天下之理，本诸简易，而行之以顺道，则事无不成。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，行其所无事也。舍之而于险阻，则不足以言智矣。盖自古兴治，虽有专任独决，能就事功者，未闻辅弼大臣，人各有心，蹊戾不一，致国政异出，名分不正，中外人情，交谓不可，而能有为者也。况于措制失宜，沮废公议，一二小臣，实预大计，用贱陵贵，以邪妨正者乎？凡此皆天下之理，不宜有成，而智者之所不行也。设令由此侥幸，事有小成，而兴利之臣日进，尚德之风日衰，尤非朝廷之福。矧复天时未顺，地震连年，四方人心，日益摇动，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，俯察人事者也。臣奉职不肖，议论无补，望早赐降责，以避官谤，不胜翹企之至！

疏入后，奉旨令诣中书自言。颢乃至中书处，适安石在

座怒目相视。颢恰从容说道：“天下事非一家私议，愿平心听受，言可乃行，不可便否，何必盛气凌人？”安石闻言，不觉自愧，乃欠身请坐。颢方坐定，正欲开言，忽同僚张戡亦至。安石见他进来，又觉得是一个对头，他与台官王子韶，上疏论安石乱法，并弹劾曾公亮、陈升之、韩绛、吕惠卿、李定等，疏入不报，竟向中书处面争。时适天暑，安石手携一扇，对着张戡，竟用扇掩面，吃吃作笑声。戡竟抗声道：“如戡狂直，应为公笑，但笑戡的不过公等两三人，公为人笑，恐遍天下皆是呢！”陈升之在旁道：“是是非非，自有公论，张御史既知此理，也不必多来争执。”戡不待说完，便应声道：“公亦不得为无罪。”升之也觉惭沮。安石道：“由他去说，我等总有一定主意，睬他何为？”戡知无理可喻，转身自去。颢亦辞归，复上章乞罢。诏令颢出为江西提刑，颢又固辞，乃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。戡与子韶亦求去，于是戡出知公安县，子韶出知上元县。还有右正言李常，因驳斥均输、青苗等法，比安石为王莽。安石怎肯相容，亦出常通判滑州。不数日间，台谏一空，安石却荐一谢景温为侍御史。谢与安石有姻谊，所以援引进去。且将制置条例司，归并中书，所有条例司掾属，各授实官。命吕惠卿兼判司农寺，管领新法事宜。枢密使吕公弼屡劝安石守静毋扰，安石不悦。公弼将劾安石，属稿甫就，被从孙吕嘉问窃去，持示安石。安石即先白神宗，神宗竟将公弼免官，出知太原府。吕氏赠嘉问美名，就是“家贼”两字，嘉问亦安然忍受，但邀安石欢心，也不管甚么贼不贼了。既而曾公亮因老求去，乃罢免相位，拜司空兼侍中，并集禧观使。当时以熙宁初年，五相更迭，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的谣言：安石生，曾公亮老，唐介死，富弼称病，赵抃叫苦。虽是一时诙谐，却也很觉确切。

呢。

安石正力排正士，增行新法，忽西陲呈报边警，夏主秉常，大举入寇，环庆路烽烟遍地了。安石遂自请行边，韩绛入奏道：“朝廷方赖安石，何暇使行？臣愿赴边督军！”神宗大喜，便令绛为陕西宣抚使，给他空名告敕，得自除吏掾。绛拜命即行。先是建昌军司理王韶，尝客游陕西，访采边事，返诣阙下，上平戎三策。大略谓：“西夏可取，欲取西夏，须先复河湟，欲复河湟，须先抚辑边沿诸番。自武威以南，至洮、河、兰、鄯诸州，皆故汉郡县，地可耕，民可役，幸今诸羌瓜分，莫能统一，乘此招抚，收复诸羌，就是河西李氏，即在我股掌中。现闻羌种所畏，惟唃氏子孙，若结以恩信，令他纠合族党，供我指挥，我得所助，夏失所与，这乃是平戎的上策呢。”神宗以为奇计，即召王安石入议。安石也极口赞许，乃命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，一面封唃厮罗子董毡为太保，仍袭职保顺军节度使，且封董毡母乔氏为安康郡太君，董毡因遣使入谢。至王韶到了秦凤，收降青唐蕃部俞龙珂，遂请筑渭泾上下两城，屯兵置戍，并抚纳洮河诸部。秦凤经略使李师中，反对韶议，安石以师中阻挠，令罢帅事。王韶又上言：“渭源至秦州，废田多至万顷，愿置市易司，笼取商利，作为垦荒经费。”安石正要行市易法，哪有不从之理？即请旨转饬李师中，给发川交子，易取货物，并令韶领市易事。师中又上言：“韶所指田，系极边弓箭手地，不便开垦。市易司转足扰民，恐所得不补所亡。”看官！你想安石肯听从师中么？当下奏罢师中，徙知舒州，另命窦舜卿知秦州，与内侍李若愚，往查闲田所在。哪知仅得地一顷，还是另有地主，舜卿、若愚只好据实奏报。安石又说舜卿隐蔽，把他贬谪，令韩缜往代。缜遂报无为有，顺安石意。乃

进韶为太子中允，寻复令主洮河安抚司事。看官记着！为了王韶倡议平戎，不但吐蕃境内，从此多事，就是宋夏交涉，也因此决裂，竟先闹出战事来。

熙宁三年五月，夏人筑闹讹堡，屯兵甚众，知庆州李复圭，闻朝廷有意平夏，竟欲出师邀功，当遣裨将李信、刘甫等，率蕃、汉兵三千，往袭该堡。偏被夏人得知，一阵驱杀，大败信等，信等逃归。复圭不觉自悔，却想了一计，把无故兴兵的罪状，都推在李信、刘甫身上，斩首徇军，复由自己领兵，追袭夏人，杀了老弱残兵二百名，即上书告捷。夏人不肯干休，乘着秋高马肥，大举入环庆州，攻扑大顺城及柔远等寨。钤辖郭庆、高敏等战死。及韩绛巡边，在延安开设幕府，选蕃兵为七军。绛不习兵事，措置乖方，且起用种谔为滕延钤辖，知青涧城，命诸将皆受谔节制，蕃兵多怨望。绛与谔谋取横山，安抚使郭逵道：“谔一狂生，怎知军务？朝廷徒以种氏家世，赐荫子孙，若加重用，必误国事。”绛甚不谓然。适陈升之因母丧去位，两个同平章事，去了一双。神宗擢用两人，做了接替，一个便是王安石，一个偏轮着韩绛。绛在军中，有诏遥授为同平章事。绛兴高采烈，即劾郭逵牵掣军情。逵奉敕召还，谔遂率兵二万人，袭破罗兀，筑城拒守，进筑永乐川、赏逮岭二寨。又分遣都监赵璞、燕达等，修葺抚宁故城，及分荒惟三泉、吐浑川、开光岭、葭芦川四寨，相去各四十余里。韩绛方保荐种谔，盛叙功绩，不意夏人已入顺宁寨，进围抚宁。是时边将折继世、高永能等，方驻兵细浮图，去抚宁不过数里。罗兀城兵势尚厚，且有赵璞、燕达等防守抚宁。谔在绥德闻报，惊惶的了不得，拟作书召回燕达，偏偏口不应心，提起了笔，那笔尖儿好似作怪，竟管颤动，不能成字。适运判李南公在旁，看他这般

情形,不禁好笑,他却掷笔旁顾道:“甚么好?甚么好?”说了两个好字,竟眼泪鼻涕,一齐流将出来。南公劝解道:“大不了的弃掉罗兀城,何必害怕哩?”谗一言不发,尚是涕泪不已。及南公趋退,那警报杂沓进来,所有新筑诸堡,陆续被陷,将士战歿千余人。谗束手无策,绛亦无可隐讳,只得上书劾谗,且自请惩处。有诏弃罗兀城,贬谗为汝州团练副使,安置潭州。绛亦坐罢,徙知邓州。夏人既得罗兀城,却也收兵退去。

惟王安石转得独相,把揽大权,新任参政冯京、王珪。珪曲事安石,仿佛王氏家奴,京虽稍稍腹诽,但也未敢直言。翰林学士司马光、范镇,依次罢去。神宗新策贤良方正,太原判官吕陶,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,对策直言,已登上第,为安石所阻,飭孔文仲仍还故官,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。于是保甲法,免役法,次第举行。并改诸路更戍法,更定科举法,朝三暮四,任意更张。小子于保甲、免役诸法,已在上文约略说明,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,太祖惩藩镇旧弊,用赵普策,分立四军,京师卫卒称禁军,诸州镇兵称厢军,在乡防守称乡军,保卫边塞称藩军。禁军更番戍边,厢军亦互相调换,兵无常帅,帅无常师,所以叫做更戍。时议以兵将不相识,缓急无所恃,不如部分诸路将兵,总隶禁旅,使兵将相习,有训练的好处,无番戍的烦劳。安石称为良策,乃改订兵制,分置诸路将副。京畿、河北、京东西路,置三十七将,陕西五路,置四十二将,每将麾下,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,及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。设官重复,虚糜廩禄,并且饮食嬉游,养成骄惰,是真所谓弄巧反拙了。

宋初取士,多仍唐旧,进士一科,限年考试,所试科目,即诗赋杂文,及帖经墨义等条。仁宗时,从范仲淹言,有心复古,摺

广兴学校 科举须先试策论 ,次试诗赋 ,除去帖经墨义。及仲淹既去 ,仍复旧制。安石当国 ,欲将科举革除 ,一意兴学。当由神宗飭令会议 ,苏轼谓 :“仁宗立学 ,徒存虚名 ,科举未尝无才 ,不必变更。”神宗颇以为然。安石以科法未善 ,定欲更张。当由辅臣互为调停 ,以经义、论策取士 ,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。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 ,注重经学。安石且作《三经新义》 ,注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 ,颁行学官 ,无论学校科举 ,只准用王氏《新义》 ,所有先儒传注 ,概行废置。安石的势力 ,总算膨胀得很呢。苏轼见安石专断 ,甚觉不平 ,尝因试进士发策 ,拟题命试 ,题目是 :晋武平吴 ,独断而克 ,苻坚代晋 ,独断而亡 ,齐桓专任管仲而霸 ,燕哱专任子之而败 ,事同功异为问 ,这是明明借题发挥 ,讥讽安石。安石遂挟嫌生衅 ,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 ,轼决断精敏 ,声闻益著 ,再上疏指斥新法 ,略云 :

摇摇臣之所欲言者 ,三言而已 :愿陛下结人心 ,厚风俗 ,存纪纲。人主所恃者 ,人心也。自古及今 ,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 ,刚果自用而不危者。祖宗以来 ,治财用者不过三司。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 ,使六七少年 ,日夜讲求于内 ,使者四十余辈 ,分行营干于外。以万乘之主而言利 ,以天子之宰而治财 ,君臣宵旰 ,几有年矣 ,而富国之功 ,茫如捕风。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 ,祠部度五千余人耳。以此为术 ,人皆知其难也。汴水浊流 ,自生民以来 ,不以种稻 ,今欲陂而清之 ,万顷之稻 ,必用千顷之陂 ,一岁一淤 ,三岁而满矣。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 ,凿空访寻水利 ,堤防一开 ,水失故道 ,虽食议者之肉 ,何补于民 ? 自古役人 ,